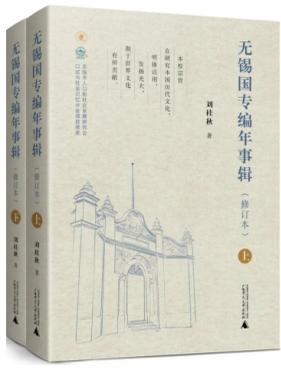


拾光书架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修订本)》

刘桂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春风润江南,典籍焕新章。“《无锡国专编年事辑》首版于2011年面世,当时,我在‘后记’中写道,‘在我已出的几本书中,内心很希望这本《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有修订再版之日’。”该书作者、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已退休)刘桂秋告诉记者,他的愿望已成真。近期,《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修订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40万字增至79.3万字,内容增加近一倍,为人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无锡国专相关课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无锡国专专修学校于1920年冬创建于江苏无锡,由著名教育学家、工学先驱、国学大师唐文治任校长,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由冯其庸先生作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该书按年编条,详细记录了无锡国专自1920年创建至1950年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共30年办学史上的各类事件,对其中重要的事件,先做概述,再征引相关史料,最后进行说明、辨析和考订。刘桂秋历时多年,系统挖掘、梳理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苏州大学档案馆、无锡市档案馆所藏无锡国专相关档案,1920—1950年各地报刊中有关无锡国专的新闻报道,以及无锡国专教职人员著作、学生的回忆

类文章、国专师生与当时其他学者的往来信件等文献,力求完整呈现无锡国专的历史面貌。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出版之后,刘桂秋即开始了《唐文治年谱长编》的编撰,这又是一个历时近十年的过程。“个中甘苦,非他人所能体认,非数言所能道尽。”刘桂秋表示,无锡国专有30余年的办学历史,一直由唐文治执掌校政,这也是唐文治一生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当初,他在撰写《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时,便已搜集保存了许多唐文治生平史方面的文献资料。后来,在编撰《唐文治年谱长编》的过程中,刘桂秋也特别留意挖掘、发现新出现的有关无锡国专的史料文献。“这实际上已是在为有朝一日修订《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做准备。”因此,在刘桂秋多年的“无锡国专研究”和“唐文治研究”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互为推动、彼此影响的紧密关系。

刘桂秋是中文专业出身,但在长期的治学、著书过程中,一直从事着史学研究。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无法完全复现和还原的。尽管如此,作为治史者,刘桂秋却仍要竭尽全力地去追求历史之“真”——穿透重重遮蔽,深入到历史的细部和深处,尽最大努力

去逼近历史的真实面貌。“说‘历史无法完全复现还原’,是因为当一个人、一件事一旦成为历史,后人所看到的,就不再是它的‘全息信息’,而只是一座已凝固了的‘历史雕像’,而时间愈久,这座雕像甚至会碎裂成许多碎片散落出去。而治史者要去一点点擦拭、仔细分辨这些碎片,把它们粘帖到正确的位置。”这就需要刘桂秋花更大力气埋在故纸堆里,对史料、史实做极为精细的考辨厘定、勘讹正误工作,为《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的修订再版而努力。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的修订,始于2020年初,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多。刘桂秋介绍,修订本纠正了前一版在史实、文字等方面的一些讹误之处;适当地调整了体例写法,以求更严谨合理;特别是将最近十年来陆续挖掘、发现的一些相关文献史料择采入内。该书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细致勾勒出无锡国专从创立、发展、迁徙至合并的完整轨迹,小至师生课业、讲筵雅集,大至办学宗旨、时局变迁。这既是一部翔实的校史长编,亦是一幅近现代国学教育的全景式画卷。该修订本的问世,不仅让这段国学传奇得以丰满,更让“明体达用、守正创新”的国专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书屋札记

人生最幸运的事

□ 精灵

人生最幸运的事是什么?对我来说,答案毫无疑问是“读书”。接触书本,爱上读书,并将其内化为一生的习惯,是我认为的人生当中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我小的时候,还处于物资匮乏的年代,身边可供阅读的书籍寥寥无几。好在父母都比较爱读书,与村中其他人相比,我家的书已经算比较多了。记得有一次,爸爸买回来一套50本的《东周列国志》小人书,让我欢喜异常。我翻来覆去地看这套书,尤其是女性人物比较多的几本。那个年代还流行武侠、言情小说,我看书速度快,几乎看完了金庸、古龙、梁羽生以及琼瑶等作家的所有作品。

妈妈带我去镇上的图书馆办了阅读卡,在卡片上写下名字的那一刻,我满心欢喜,仿佛握住了一张通往广阔世界的人场券。

奶奶一次意外住院,竟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多书籍的窗。那时镇上医院规模不大,住院部也小,便借用了旁边小学的阅览室作为病房。陪护奶奶的日子里,我读到了许多平日难得一见的刊物,比如《少年文艺》《萌芽》等。

上学期间,我一直是语文老师的宠儿。老师们总会把他们认为比较好的书籍和报纸杂志分享给我阅读。我喜欢写作文,无论是作文被写在黑板报上,还是刊登在杂志上,或者被老师当众念出来,都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成就感。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全班很多同学写作文。当老师在课堂上宣布,这一次作文哪些同学写得比较好,而往往那些作文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写的时,心里不禁有暗暗的窃喜和自得。

上了大学之后,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徜徉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至今还记得当时图书馆里的情景:略显昏暗的光线下,一排排的图书静默伫立,我在书箱前走过,手指触及书扉,像一个骄傲的国王,正在检阅他的军队。

参加工作后,起初不太适应繁重的工作节奏,有一阵子看的书不太多,竟隐隐觉得心灵有一点点枯萎。2005年前后新浪博客兴起,我也在上面撰写了不少文章,但常常觉得笔力滞涩、思想枯竭,难有新见。于是重新拾起书本,在阅读中慢慢汲取养分,思绪才渐渐变得丰富起来。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左右。在此之前,我看的都是纸质书,涉猎的内容与领域也相对有限。2018年,我接触到当时流行的“樊登读书”,开始尝试“听书”这种全新的知识获取方式。这不仅进一步打通了我的思维边界,也让我接触到更多领域的优质好书,阅读热情被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来。

听书,提升了我的思维维度,拓展了我的认知边界,也让我对书籍的理解与领悟愈发深入。听完一本书的梗概之后,会勾起我细读原著的兴趣,于是又重新拾起纸质书。一开始是在图书馆借书看,但是每次只能借两本,即便我办了两张借书卡,一次也只能带回四本。并且,我喜欢在书页上写写画画,渐渐觉得借书终究不便。好在后来基本实现了“买书自由”,于是不断地买进新书。书房的书架很快摆满,客厅的书架也被填满,床头案几随处可见书本,书籍如同潮水般漫溢在我家的每个角落。有时望着电视墙与沙发墙,我会忍不住暗叹:该不该把整个客厅打造成一间书房呢?

读书真的是人间一大幸事啊!在琳琅满目的书籍中,我看了人生百态,也触摸到人生的无数种可能。书是我的屏障,亦是我的盔甲。对于我来说,读书最大的意义,是让我对世界的理解愈发贴近其本来面目,让我既能从全局俯瞰,也能于细节深究,更精准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脉络,渐渐站到认知的高处,拥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在与欢愉。

当然,天大地大,世界无限广袤,我所认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未来已来,还有无数未知与可能,等待我们去探索、去挖掘、去领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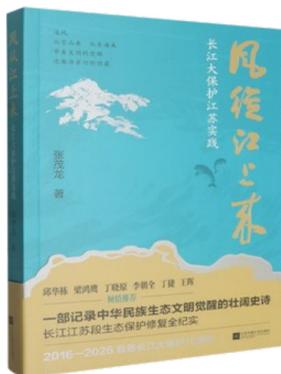
投稿邮箱:wuxiyuedu@163.com

书海寻新

江风浩荡,青史续篇

——张茂龙长篇报告文学《风从江上来》读后断想

□ 庞瑞垠



《风从江上来》

张茂龙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他的原因吧!

《风从江上来》,书名起得好,充满诗意,气势不凡,可以从不同维度提升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它将无形的风与壮阔的江作了具象的结合,能让读者瞬间联想到江风扑面而来的画面,自然勾勒出开阔灵动的场景,为作品带来了鲜活的视觉审美效果。此处风之内涵可以有多种解释,在我看来主要是自然之风,更是变革之风。书中内容涉及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地理以及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体量很大,也很饱满,整部作品相当厚重,这是我的总体感觉。

梳理一下茂龙的创作脉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作品为例:《黑户》《好人周光裕》《永远的初心》等写的是个体,《让我护佑你的心》则转入叙事群体,而《风从江上来》大开大合,扩展到整个民族的命运上了,作品上升到哲理和审美的高度,这是很难得的。在当下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历史性与文学性的交融尤显珍贵,我们需要那些能与历史的深度与文学的温度完美结合的优秀之作。因为这样的作品,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不只看其兴衰变化的文明进展,也看到人性善恶,特别是人性光辉的一面,从中得到情感的共鸣和认知的启迪。

《风从江上来》,副标题是《长江大保护江苏实践》,显然,作品的重点是叙写当代江苏在治理、利用长江的擘画、行动。茂龙费了三年,不辞辛劳,进行了沿江调研和深度访谈,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做派,唯此,才有这部作品的诞生。

此作无疑属主旋律作品,作者很给力地将十年来江苏广大干部群众如何破解困局、治理长江、创新转型的过程,通过一幕幕深谋远虑的运筹帷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现场鏖战展现在读者面前,没有刻意的歌颂与批判,尺度是把握好的。这里,我要说一下作品中的“批判”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叫作所写题材中负面

问题的揭橥和反省,这是每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必然要碰到、难以回避的,茂龙的做法是可供参照并有示范作用的。

是的,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万年来,她用自己丰盈的乳汁,养育繁衍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亿万儿女,这是我们为之一骄傲、永世感恩的。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必须面对的是,我们的母亲河,除遭遇历史上无数次洪灾、地震、堤坝等自然破坏外,也经过无数次污水排放、非法取沙、无序捕鱼、填埋造地、化工污染……一些不肖子孙,一面吮吸着母亲的乳汁,一面以忤逆之举危害自己的母亲,这些客观的事实是不应闪躲或淡化的,而应谨慎、严肃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这是对历史负责,自然会让读者信服和接受。因此,作者需胆识兼具、褒贬分明。茂龙正是这样做的,具体情节我就不一一展开叙述了。

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如今太多的报告文学作品,动辄数十万字,展读之后,难免给人“英雄谱”“好人榜”的感觉。只写正面,不涉负面,不敢展开激烈的矛盾冲突,深挖问题的社会根源,只栽花,不泼刺。诚然,个中或许有作者的难言之隐,但无论如何,不能掉入“无冲突论”的泥潭。窃以为整个报告文学界都面临这个问题,要做到妥帖地、甚至精准地处理好歌颂与批判(揭露、反省)的关系,分清主次,把握利弊,的确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必要。即便如茂龙这样成熟的作家,同样如此。

《风从江上来》题材重大,内容丰富,展现了长江自然生态的变迁史。作品聚焦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国家战略在江苏的实践,将宏大的生态命题转化为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和民族命运的转折,也可看作是一部江河志。茂龙以深入调研和深度采访双轨并进,既呈现出长江硬核治理成果、动人事迹,又予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打破了某些报告文学罗列事件的单一叙事模式。通过江与风的对话、人与江

的对话、人与人的对话,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中,构建了多声部的表达,它不仅是记录历史,更是以文学的力量,唤起公众对民族现实和未来的思考。

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通过一件件真实动人的案例,论证了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它为江苏的绿色转型,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供复制的实践样本,对当代长江和未来的长江大保护有着切实可行的启示作用。

记得走上文学道路之初,一位前辈曾对我说过,在所有的文学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特写)之中,报告文学最难写。盖因它不允许虚构,不能造假,也不允许夸张或避讳,必须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据此而言,茂龙一直在坚守报告文学的本真,在强化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同时,不断丰富自己作品的文学性,比起其早期作品,近年在这方面有明显提高。就拿《风从江上来》说,他适时、恰当地引入了小说、散文的一些表现手法,比如人物内心的探索挖掘、场景的描绘、气氛的烘托、情感的抒发、诗化的文字,不时地闪亮出现,这一切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层次和艺术感染力。当然,我不是说茂龙已做得完美,而是肯定他坚持不懈地前行,更加锦绣的未来正向他招手。

《风从江上来》,在茂龙个人创作生涯中,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也是报告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收获。行文至此,我有一个想法:茂龙正值盛年,且具实力,《风从江上来》写的是长江江苏段十年治理事迹,而长江跨越青海、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了解茂龙下一步如何安排,倘若能不惧艰险,花费时日,将整个长江流域写一写,补充、丰富、规整为一部大书,就此一部便足慰平生,且将传诸后世,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不知茂龙以为然否?

战略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壮歌

——观纪录片《荣德生》

□ 吴 歌

荣德生先生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杰出人物。

荣先生对于无锡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无锡现当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影响巨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市滨湖区委、无锡市滨湖区宣传部联合摄制了三集纪录片《荣德生》,于去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在CCTV-9重磅播出。

纪录片《荣德生》生动展现了荣先生为工商实业与无锡发展殚精竭虑、笃行实干的一生。其事业波澜壮阔,功绩光耀后世,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我认为,荣先生与同时代的民族工商业家相比,有两个特点最为璀璨:一个是战略思维,另一个是创新精神,正是这两点使荣德生站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顶端。

战略本是一个军事术语。《孙子兵法》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战略智慧和战术计谋著作;公元3世纪,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写出了以“战略”为

书名的著作;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者将战略一词引入经济领域,钱德勒《战略与结构》、安索夫《公司战略》等著作相继问世,奠定了战略管理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础。

战略的本质,无论在军事领域还是非军事领域(如经济领域),都是以全局性的视野,通过精准且高妙的谋划,形成总体行动纲领,推动每一阶段的取胜,进而达成战略目标实现。

战略思维属于抽象思维范畴。于企业家而言,战略思维就是他在创办和经营、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根据所面临的各种环境及各要素情况,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厘清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它们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尺度是把握好的。这里,我要说一下作品中的“批判”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叫作所写题材中负面

印记。荣氏借款办厂和贷款并购推动企业快速发展,荣氏兄弟与王禹卿等人合资创办福新面粉厂,之后迅速扩张形成福新集团;荣德生创建梅园,推动无锡旅游发展,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旅游的“启点”城市;荣德生推动申新企业“西迁”重庆和宝鸡助力抗战;荣德生积极投资兴办小学、中学和大学,努力培育人才;荣德生在1912年所写的《无锡之将来》中,为家乡做了长远规划与展望,对城市规模、走向、布局提出构想,希冀“无锡之将来,非苏常、比上海、闻名世界”,凡此等等,都充分体现了荣先生战略思维的智慧光彩,让我们看到他的高度与才情、眼光与机遇、所见与大局、规划与布局。

荣氏企业的发展足以证明:伟大的企业家都是战略家。荣德生的战略思维有4个关键词:大局、长远、发展和创新。把握大局,掌控长远,才能谋篇布局持续发展,而创新则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缺少创新,就是重复过去,只能因循守旧,固步不前。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生机勃勃,一往无前。

创新精神是指具有能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方法,提出新方法、新观点的思维能力和进行发明创造、改革、革新的意志、信心、勇气和智慧,这是优秀企业家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和心理特征。

纵观荣德生的创业和事业发展历程,创新始终贯穿其中,从开办无锡第一家机器面粉厂,到创办江南大学和开源机器厂,无不体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正是因为创新,荣氏梅园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山林公园和近代园林的经典,宝鸡申新窑洞工厂成为中国近代工业遗存的经典,而从荣氏江南大学起步的食品工程专业至今依然是国内名列前茅的王牌专业……从纪录片中看到,步入暮年的荣德生依然壮心不已,我想,正是创新精神给了他无尽的力量。